

中山市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调研课题



孫中山

家世研究
与辨析

邹佩丛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孫中山

研究 世家 与 辨析

邹佩丛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山市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调研课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 / 邹佩丛编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203 - 06126 - 7

I. 孙… II. 邹… III. 孙中山(1866~1925) - 家族 - 研究 IV. K 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6216 号

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

编 著: 邹佩丛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谢 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2mm 1/16

印 张: 58.5

字 数: 2000 千字

印 数: 1 - 5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6126 - 7

定 价: 200.00 元

前 言

孙中山的家世问题,自1930年由外界注意时起,即引起孙族人士、社会人士以及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在之后的70多年间,曾发生过广东东莞两乡争认孙中山祖籍的风波,发生过持“东莞说”与“紫金说”或“非客籍(或广府)说”与“客籍(或客家)说”者之间的3次争论,尤其是第3次争论异常激烈,波及面广,长达15年之久。虽然到今天,孙中山研究界对孙中山家世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了,但在孙家内部和外界仍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孙中山的家世到底是怎样的?为何会出现不同意见?为何会发生数场争论?这些争论的目的与焦点又是什么?为何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

要想了解这些问题,那就需要花点时间,跟随笔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孙中山家世调研与争论历史总考察,以便领略其中的内里乾坤。

目 录

孙中山、孙眉生前的相关活动、自述与知情者的相关记述

孙中山自述其出身与家世	(1)
孙中山在出国护照中改称自己是左埗头村人	(2)
孙中山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恩亲大会”	(3)
孙中山、孙眉偕眷到迳仔荫祖坟祭祖	(4)
孙中山、孙眉偕眷到左埗头孙族祠堂拜伯祖会宗亲	(5)
孙中山与族亲关系点滴	(7)
孙中山对美国友人林百克谈家世及早年事迹	(9)

党史会采访员的调查与“东莞县上沙乡说”的初步确定

邓慕韩的最初调查	(19)
关于《翠亨谱》的记述	(30)
竹高龙孙族祖墓与孙中山祖籍的关系	(32)
广州办事处通过刊登启事和发函形式“访查孙总理原籍事迹”	(35)
王斧的调查	(37)
东莞员头山乡民对“访查启事”的快速回应	(44)
东莞上沙乡孙族对广州办事处访查活动的回应	(45)
邓慕韩收转孙绳武等代表呈文给党史会总部	(58)
钟公任的复查	(59)
1931年初党史会文献对邓慕韩等人调查活动的记述	(67)
张德的访查与《寻访总理先族记》的发表	(67)
1931年8月党史会文献提到孙中山祖籍资料	(69)
“纪中”建校与崖口谭家山孙族坟场的形成	(69)

东莞“两乡之争”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全面调查

员头山小学建设案引出政府部门对员头山为“总理先族故乡”之认证	(76)
张德的研究使孙中山祖籍问题节外生枝	(76)
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批复同意建设员头山小学	(77)
孙中山亲属编制、完善《孙总理家谱》	(79)
孙满、孙乾陪同邓慕韩赴上沙调查取证	(84)

员头山乡民认定员头山为“总理先族分支香山县的直接迁居地”	(85)
孙科为《建设月刊》题写刊名并复函孙受匡、孙洁生、孙广林	(86)
孙绳武等三地宗亲代表上书要求确认上沙乡为“总理先族分支香山县的直接迁居地”	(86)
陈去病对《〈总理家谱〉照录》的编订	(88)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催建员头山小学	(89)
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采用“东莞县上沙乡说”	(90)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全面调查	(91)
邓慕韩的继续调查	(92)
东莞县政府的复查	(92)
中山县政府的调查与呈复	(95)
广东省政府函复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97)
西南执行部致党史会函	(97)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莞县上沙乡说”与学者的研究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纲要》	(100)
孙满、孙乾将孙眉、孙昌和孙姪墓迁回翠亨	(100)
孙中山亲人编制《翠亨孙家列祖生歿纪念簿》	(101)
员头山乡孙洁生撰文指摘《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和孙绳武等代表的呈文与上书	(102)
党史会征求意见与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	(107)
员头山孙族人士致函胡汉民继续主张“员头山乡说”	(108)
党史会人员编辑《革命识小录》	(109)
1933 年党史会文献与孙中山祖籍	(110)
高良佐对孙中山祖籍东莞两乡之说之研究	(110)
邓慕韩的后期调查	(117)
孙威去世与孙家人补录《孙总理家谱》	(119)
1935 年党史会文献关于孙中山祖籍调研活动的记述	(120)
党史会修订《总理年谱长编初稿》	(122)
党史会编印《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调查考订全案》	(124)
党史会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续编》	(124)
邓慕韩发表《孙中山先生之世系及家庭》一文	(125)
孙科到谭家山孙族坟场祭祖	(127)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修建及其陈列的相关展品	(131)
叶溯中与《中山先生之先世》	(131)
孙科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	(133)
中山沙边孙族对孙中山家族来源的考证	(134)

客家学者对客家族群与孙中山系籍和祖籍问题的研究及社会动态

客家族群问题与孙中山系籍“客籍说”的缘起	(137)
关于客家人和外国人对客家族群问题研究的分析	(146)
关于孙中山系籍“客籍说”的资料与观点	(150)
罗香林对孙中山家世的进一步研究与“紫金说”的萌芽	(158)
罗香林与《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	(167)
罗香林的继续调研	(178)

吴稚晖《总理与中国革命》演讲与孙中山家世	(179)
罗香林的资料收集与《紫金忠坝孙氏族谱》的发现	(180)
罗香林认定《忠坝谱》为“孙中山祖籍家谱”	(187)
记者留爪的调查与《国父世系考》的发表	(189)
罗香林的新调研	(190)
江西通志馆对宁都孙氏分支情况的调查	(191)
罗香林对福建孙氏的函查	(192)
罗香林致函忠坝人士请其提供相关资料	(193)
忠坝孙族人士自行向罗香林提供资料	(195)
孙桂香等追查复函下落及数次致函孙科	(196)
罗香林函复孙桂香等忠坝孙族人士并继续了解相关内容	(197)
孙科收转孙桂香等托交之函	(197)
邓慕韩发表《总理世系考证》一文继续宣传“东莞说”	(198)
高良佐在《国父的家世》一文中仍提“东莞说”	(198)
《国父家世源流考》的出版与“紫金说”的正式出炉	(200)

“两说”维护者的第一场争论及社会动态

党史会对“紫金说”的初步意见	(227)
社会部分人士对“紫金说”的认同	(227)
邓慕韩对罗著的批驳	(228)
孙科、邹鲁、罗香林对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的反应	(233)
罗香林撰文反驳邓慕韩	(235)
部分党史会成员对罗著的反应	(239)
《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与孙中山家世	(240)
孙桂香重修《紫金忠坝孙氏族谱》	(241)
高良佐由认同“东莞说”改为认同“紫金说”	(249)
《孙总理足迹侧考》与孙中山家世	(251)
《孙总理故乡及家族史话》与孙中山家世	(253)
孙科为上沙乡题字“国父先代故乡”	(253)
蒋星德所撰《国父孙中山先生传》采“东莞说”	(254)
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与孙中山家世	(254)
罗著再版与孙中山家世	(256)
孙妙茜去世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成立	(258)
李旭昭、杨连逢撰文谈孙中山家世问题	(259)
《国父年谱初稿》与孙中山家世	(261)

“两说”维护者的第二场争论及社会动态

谭彼岸撰写《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反驳“紫金说”	(263)
罗香林撰写《国父家世流源再证》一文为“紫金说”辩护	(274)
《客家史料汇篇》与孙中山家世	(280)
李伯新等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通过调查访问收集口述史料	(281)
黄彦、李伯新调研孙中山的家庭出身	(292)
梁方仲研究《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与《孙达成兄弟批种祖尝山田合约》	(299)

陈健夫《国父全传》与孙中山家世	(300)
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与孙中山家世	(301)
中原发表《国父的家世源流》一文主张“紫金说”	(301)
《国父年谱》第一次增订本与孙中山家世	(302)
孙科《八十述略》之由来	(303)
罗香林《国父孙公中山的家世传统》与孙中山家世	(304)
孙科晚年谈话提到的“堂侄”是谁?	(306)
孙科复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筹备者函	(310)
李伯新继续收集口述史料	(310)
孙满收集家族资料与《翠亨孙家家谱略记》的发现	(313)

“两说”维护者的第三场争论及社会动态

孙甄陶首先对“紫金说”发难	(315)
孙治平与《翠亨孙氏先祖牌位纸》的发现	(322)
孙满对家世的研究及其看法	(327)
侯中一编制《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	(329)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与孙中山家世	(330)
谭彼岸编制《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	(332)
《孙氏达成祖家谱》初稿与孙中山家世	(335)
孙满《恭述国父家世源流》	(336)
祝秀侠对“紫金说”的指摘	(340)
谢福健与《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一书	(341)
钟正君对甄陶文、祝文及谭文的评述	(360)
陈淑英对家世的表态	(369)
钟源撰写《国父是客家人》为“客家说”辩护	(371)
孙满向党史会提交家世资料,主张“东莞说”和“非客家说”	(372)
庄政撰文质疑“客家说”	(372)
孙满继续提供资料给党史会	(374)
《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本与孙中山家世	(376)
江西两种孙氏族谱的发现与发现者对孙中山家世的研究	(376)
李伯新的调研	(378)
李卓枢的调研	(379)
胡伯洲的初步研究	(381)
东莞文史工作者对上沙乡“国父先代故乡”之说的首次调查	(381)
胡伯洲的深入调研	(384)
李伯新、邱捷的调研与《孙中山祖先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的发表	(389)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紫金地区的活动	(394)
谢福健在台湾撰文介绍孙承祖	(395)
邱捷撰写《中山的孙氏墓园》一文	(403)
上沙孙族自寻证据与东莞文史工作者对上沙的再次调查	(406)
邱捷、李伯新等人到上沙调查了解情况	(409)
紫金人士陈国岐撰文主张“紫金说”	(409)
李伯新等纪念馆工作人员对翠亨附近孙族基地的全面勘查	(411)

孙科“国父先代故乡”题字照片的发现与《东莞市报》的报道	(414)
邱捷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新研究	(415)
黄力生的《孙中山先生与翠亨》一文与孙中山家世	(415)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推出的《孙中山生平事迹陈列》与孙中山家世	(416)
吴剑雄《中华民国的缔造与捍卫者》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418)
邱捷对东莞上沙两件文物的研究	(419)
江西、紫金人士的联合考证与《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一文	(419)
东莞市召开“孙中山祖籍问题座谈会”	(425)
陈国岐再次撰文维护“紫金说”、反驳“东莞说”	(428)
邱捷批驳余柯的孙中山“客家说”	(433)
谭彼岸对孙中山家世的新研究	(434)
《中山文史》第 10 辑与孙中山祖籍资料的发表	(440)
邱捷、李伯新在“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全面讨论“两说”之是非	(442)
金冲及在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	(452)
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纪念专刊与孙中山家世	(453)
《香山报》纪念孙中山专号与孙中山家世	(454)
屈武同志办公室复紫金孙中山祖籍纪念馆筹委会函	(456)
屈武同志办公室复邱捷函	(456)
邱捷对谭彼岸新文章相关资料的补充	(456)
紫金县编印《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	(457)
钟声致函邱捷表达看法	(463)
邱捷、李伯新对孙中山祖籍“紫金说”的再辨析	(463)
黛凤“为孙中山先生寻根”	(464)
张杰为“紫金说”辩护	(465)
洪永珊、舒斯华就“东莞说”与李伯新、邱捷商榷	(466)
薛翹、刘劲峰撰文探讨忠坝孙族上源	(469)
《紫金文史》第 5 辑与孙中山家世	(471)
民革中央就屈武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看法函复邱捷	(472)
张祝强、张杰撰文批驳“东莞说”	(472)
邱捷撰写《“国父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辨析》一文	(480)
贺汉文、陈国岐撰文介绍“紫金说”的依据	(482)
赵春伟对孙中山家世源流的“新考”	(486)
江西省档案局复邱捷函	(487)
张方撰文讨论“两说”孰是孰非	(487)
邱捷对薛翹、刘劲峰《续考》的纠正	(488)
杨连逢、李旭昭复邱捷函	(489)
中山市《香山报》纪念孙中山诞辰 121 周年专刊与孙中山家世	(490)
邱捷撰文全面介绍“两说”资料及其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关系	(490)
紫金人士“整治”邱捷的活动与方式光《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一文的发表	(497)
潘汝瑶、李虹冉对《辨误》一文的评述	(499)
邓铭培、张杰对“东莞说”的质疑	(523)
刘孔伏撰文介绍港台学术界对孙中山家世源流问题的争论情况	(527)
庄政《孙中山家属与民国关系》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528)

张玉杰、陈国岐发表《孙中山祖籍紫金中坝的名胜古迹》一文	(529)
《中国近代史实正误》编者对邱捷、李伯新的学术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529)
李伯新对孙中山出生时期翠亨地区风土人情的研究	(531)
紫金县两个定名不科学、时间大为提前的县级文保单位	(532)
江中明谈台湾学界对孙中山家世的研究	(534)
《联合报》大陆问题研究室关于孙中山家世的特稿	(535)
施荣安撰文反驳“客家说”	(535)
杨曾兰发表《孙中山祖籍在紫金》一文	(536)
陈运通撰文反驳施荣安的“非客家说”	(536)
孙满偕眷回乡谈家世源流	(537)
上沙、左埗两族孙氏在左埗村谈宗族源流	(539)
潘汝瑶致函广东省文化厅请求严肃处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篡改”孙中山祖籍的行为	(540)
广东省文化厅领导的批示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函复	(542)
李伯新在《孙中山与翠亨》一文中谈孙中山家世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	(544)
邱捷撰文反驳潘汝瑶、李虹冉的文章	(548)
《孙哲生先生年谱》与孙家家世	(556)
杨庆平撰写《孙中山的家世与客属渊源》一文	(557)
邱捷为孙中山祖籍“东莞说”答疑	(558)
孙满、孙乾关于家世问题答孙必胜问	(559)
《孙中山年谱长编》与孙中山家世	(562)
林嘉书“发现”孙中山的普通话演讲“带客家人发音”	(563)
《孙中山与翠亨》图片集与孙中山家世	(566)
邱捷函查《〈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有关孙科的签注意见	(566)
潘汝瑶撰文再论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并答《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567)
林家有、邱捷与翠亨附近客家村庄老人座谈	(600)
林家有撰文分析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问题	(605)
中坝方面请求孙治平兄弟制止“篡改和歪曲”孙中山祖籍的行为	(611)
孙满、孙乾兄弟偕眷赴上沙乡祭祖	(614)
孙治强偕眷回乡拜祖与孙治平对紫金信函的处理	(615)
左埗头孙族修建“孙文谒祖门”	(617)
林嘉书对孙中山家世渊源之研究	(618)
左埗头孙族的寻根之旅及其对宁都孙氏的“接续”	(644)
潘汝瑶、何国华撰文谈论“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	(646)
邱捷撰文反驳潘汝瑶、何国华的《始末》一文	(656)
钟正君对孙珪昌迁居香山县动因经过之分析	(662)
《中山县左步头孙氏源流考》与孙中山家世	(665)
孙满对《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始末》一文之答复	(668)
李伯新访问孙社正老人	(670)
张磊撰文主张“东莞说”	(674)
《孙中山辞典》与孙中山家世	(675)
《紫金县志》的相关记述	(676)
台湾《国父年谱》第4次增订本与孙中山家世	(677)
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谈家世问题	(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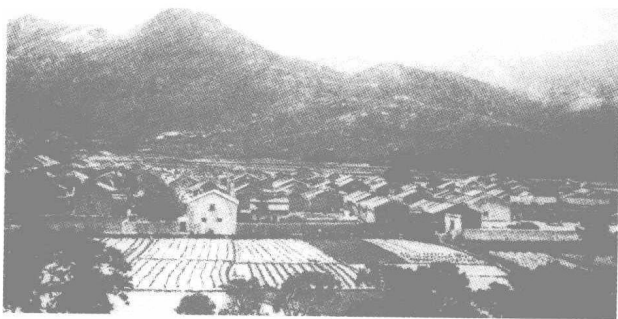
《东莞市志》的相关记述	(681)
潘汝瑶、何国华向广东省委控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篡改”、“歪曲”历史	(682)
广东省有关部门对潘汝瑶、何国华控告信的处理与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的意见	(686)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对“来函”的答复	(687)
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公布孙中山家世资料目录	(692)

最近 10 年来的“两说”研究及社会动态

笔者与同事访问杨惠芳老人	(694)
笔者对孙中山家世问题的涉足	(695)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及其与孙中山家世的研究	(700)
报界广泛宣传“孙中山是孙武七十世孙”之说	(701)
李伯新的《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与孙中山家世	(702)
尚明轩对“客家精神”与孙中山家世的看法	(707)
田伯亮撰写《孙中山祖籍考证》主张“东莞说”	(708)
刘居上发表《孙中山家世源流考》一文主张“宁都—东莞说”	(709)
上沙乡举办《先驱之路——孙中山先生生平业绩展览》	(712)
《中山市志》与孙中山家世	(712)
邱捷撰文介绍孙中山先辈留下的公尝账册	(713)
刘居上撰文介绍左步头《康公真君古庙碑记》	(713)
左步头孙族编印《香山县左步头孙氏源流考》(小册子)	(717)
刘居上对孙中山“远祖”背景情况之研究	(718)
《东莞文史》出版“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资料专辑”	(725)
笔者与同事合写《略谈学术界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看法》一文	(725)
孙铁民撰文为翠亨孙氏始祖溯源	(727)
《一代天骄——孙中山的历程》与孙中山家世	(735)
紫金县中坝镇人民政府网站证实忠坝位于韩江支流琴江上游	(736)
徐汉平发表《客家总统游西山》一文宣扬“客家总统说”	(738)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撰文反驳徐汉平的“客家总统说”	(739)
《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与孙中山家世	(739)
孙衍佳诗述孙中山家世	(758)
《民国总统家世》与孙中山家世	(759)
邱捷撰文研究孙中山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	(760)
迟景德对邱捷《中山先生祖籍问题争论的由来》一文之评述	(764)
李伯新发表《孙中山的祖籍源于何处?》一文坚持“东莞说”和“广府说”	(767)
笔者对民元孙中山、孙眉偕眷到左埗头拜伯祖会宗亲活动时间、经过的调查与考证	(768)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南京学术研讨会与孙中山家世	(770)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新陈列与孙中山家世	(775)
王杰在《孙中山研究》一文中介绍“两说之争”	(778)
尚明轩在《新中国 50 年来孙中山研究》一文中谈论“两说之争”	(779)
《中华姓氏录·孙》与孙中山家世	(780)
刘劲峰发表《宁都：孙中山的先祖发祥地》一文	(782)
《伟人孙中山》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783)
《孙中山评传》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784)

《孙中山客家始祖在宁都》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786)
《孙中山与香山》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792)
笔者对紫金孙珽昌与香山孙连昌是否同一人之考辨	(794)
孙治平偕子侄到左埗头孙族祠堂祭拜其伯祖孙乐川神位	(795)
《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一书与孙中山家世	(796)
《中华姓氏通史·孙姓》(插图本)与孙中山家世	(804)
笔者撰文对孙中山先祖落籍香山县之最初地点进行考辨	(806)
笔者撰写《从袁田谱系和罗考世系看孙中山祖籍紫金说的不可靠性》一文否定“紫金说”	(807)
孙治平率众亲属到谭家山孙族坟场隆重祭祖	(809)
《翠亨敦业堂茂成孙公家谱》与孙中山家世	(814)
刘乃徽撰写《孙中山祖籍商谈》一文重提“紫金说”	(823)
笔者发表《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一文	(826)
刘居上发表《孙中山远祖应是客家人》一文	(834)
褚良才撰文讨论“孙中山先祖与开封”的关系	(839)
沙旭升撰文讨论“孙中山先生的祖籍为何在开封陈留”的问题	(839)
刘乃徽发表《孙中山祖籍之我见》一文	(841)
刘乃徽再次撰文谈孙中山祖籍地的确认问题	(842)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连续两期刊登笔者的两篇文章	(843)
《广东省志·孙中山志》与孙中山家世	(846)
笔者出版《孙中山家族源流考》一书	(860)
刘居上“换个角度探索翠亨孙氏世系”	(869)
笔者发表《孙中山祖籍“宁都—东莞说”之由来及其是非之考辨》一文	(884)
笔者新作：唐、宋、元、明时期的几郎几娘乃行第称谓，与畲俗或道教无关	(886)
笔者新作：南荫地区族谱证明罗香林所谓“香山县东部迁界复界说”并非事实	(892)
笔者新作：紫金孙珽昌并非香山孙连昌之另一项铁证：紫金孙珽昌是乾隆时人	(899)
孙中山亲属回乡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 140 周年活动时祭扫孙瑞英墓	(911)
结论	(912)
主要参考资料	(917)
后记	(923)

孙中山、孙眉生前的相关活动、 自述与知情者的相关记述



翠亨村及其北部的犁头尖山旧貌



孙中山父母的画像

孙中山生前曾在一些场合自述过自己的出身与家世,也与其长兄孙眉参加过涉及家世的宗族活动。这里,以时间先后为序,对其各种自述、相关活动与知情者的记述加以辑录。

孙中山自述其出身与家世



孙中山 17 岁像



不敬朝廷的港澳“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具体资料有:

1. 1894 年 6 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自述: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 1 卷第 8 页)

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全集》第 1 卷第 18 页)

2. 1895 年 10 月 6 日,孙中山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提到:

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畝亩,早知稼穡之艰难。(《全集》第1卷第24页)

3. 1896年11月,孙中山在《复翟理斯函》中自述:

仆姓孙名文,字载之,号逸仙,籍[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全集》第1卷第47页)

4. 1911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谈话时自称:

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全集》第1卷第583页)

孙中山在出国护照中改称自己是左埗头村人

1896年7月18日,清驻美大使杨儒在致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的密函中,抄附了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衡向杨儒报告孙中山行踪的电函全文,内容是:

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
局服官,前次創議廢主,因其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挾厚資,居檀年久。是否孫文同黨,尙難臆斷。惟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舖內,聞不日往施家谷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各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悖逆實迹,檢其上李傅相書,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明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等語。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係錄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一係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欲乞傅相專委籌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

馮詠衡向楊儒報告孫中山行踪的電函內容

孫文原字帝象,別號逸仙,改字載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現改稱早埔頭人,年約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須,剪發洋裝,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國金山人,素係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陸,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官,前次創議廢主,因其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挾厚資,居檀年久。是否孫文同黨,尙難臆斷。惟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舖內,聞不日往施家谷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各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悖逆實迹,檢其上李傅相書,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明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等語。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係錄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一係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欲乞傅相專委籌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

孫文原字帝象,別號逸仙,改字載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現改稱早埔頭人,年約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須,剪發洋裝,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國金山人,素係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陸,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官,前次創議廢主,因其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挾厚資,居檀年久。是否孫文同黨,尙難臆斷。惟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舖內,聞不日往施家谷^①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各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悖逆實迹,檢其上李傅相書^②,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明該犯赴

紐行期,再行電稟等語。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系摘錄明黃梨洲^③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一系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欲乞傅相專委籌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④。

筆者提示:此份電函提到的香山县“蔡坑村”,即“翠亨村”;早埔頭,即香山县左埗頭村。此時,孫中山為避免清政府駐外機構捕獲,化名孫載之,謊稱自己是左埗頭人。其實,孫中山當時的真名總計有:乳名帝象,學名文,號日新,別號逸仙,字德明。“載之”並非孫中山的輩分用字。

① 即芝加哥。

② 即《上李鴻章書》。

③ 即黃宗羲。

④ 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于清朝駐英使館檔案《廣東要犯孫文逃往倫敦扣留查辦卷》中抄出,見羅家倫著:《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南京1930年初版,1935年再版。

孙中山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

1912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又称“广东孙族恳亲会”)。同月15日,广州《民生日报》以《孙族恳亲会纪事》为题予以报道:

月之十一日,孙族恳亲会,假座大石街萧公馆,欢迎中山先生。是日,孙族到者,约二百余人。两打半钟,中山先生驾临,由招待员引入应接室少憩,随请先生登演说坛。正会长孙崇泰,宣布开会理由,宣布员孙龙光演说,先生答词后,即茶会拍照而散。

宣布员孙龙光演说词:“今日我孙氏伯叔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皆以一睹颜色为幸。盖以先生提倡革命,扫除专制,建设共和,开四千年未有之政局,作第一任临时之总统,有功民国,造福同胞。大业告成,洁身而退,高风美德,世所同钦。余等忝属同乡同宗,开会欢迎,殆亦表示崇拜伟人之意也。虽然,今日之欢迎,其感情岂止崇拜而已哉!余鉴世界之所趋,惕大难之未已,有[又]不禁从惊喜中,骤现出一种至危险之状态。故今日欢迎先生,亦不禁从崇拜中,而生出无穷之希望也。民国尚未承认,财政又云监督,此外外交上之危险也。至于财政奇绌,政治紊乱,军士骄横,商务颓败,盗贼频仍,此又内治上之至危险也。其最堪痛恨者,默察吾国之人,与夫一般人民之普通程度,类皆不知共和为何物,以为共和政体之下,人人可以执己见而行,事事可以由私意而出,以嚣张不守秩序为平等,以胁迫放浪不法为自由,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大局如此,人心如此,蹉跎数月,吾恐茫茫神州,不亡于满廷,而亡于民国;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岂不寒心!然则如何改良之,威慑之,光大而维持之,此皆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抑余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且生计艰难,智识未开,是亦我族之羞也。先生素持三民主义,今者革命功成,民国设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已达其目的。惟民生主义尚未发达,故又提倡振兴实业,以为社会生计革命之先声。以先生博大之学识,之经验,之能力,而进行之秩序,静观动察,又有最广义、狭义之区别。则最狭义之最先着手,亦意中事也。富强中国,先生之素愿,此最广义也。而先生必思先整顿广东为模范者[省],则以广义为最广义之先导,大可知矣。且先生欲先整顿香山为模范县,则以狭义为广义之先导,亦可知矣。不特此也,又有所谓最狭义,料为先生意中最先着手之点者,非我孙氏家族耶?则整顿家族为模范族,又可知矣。然则如何教育之,生养之,联络而固结之,此又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虽然,君等须知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君等均当以先生之热心为



1912年5月11日广东孙族恳亲会纪念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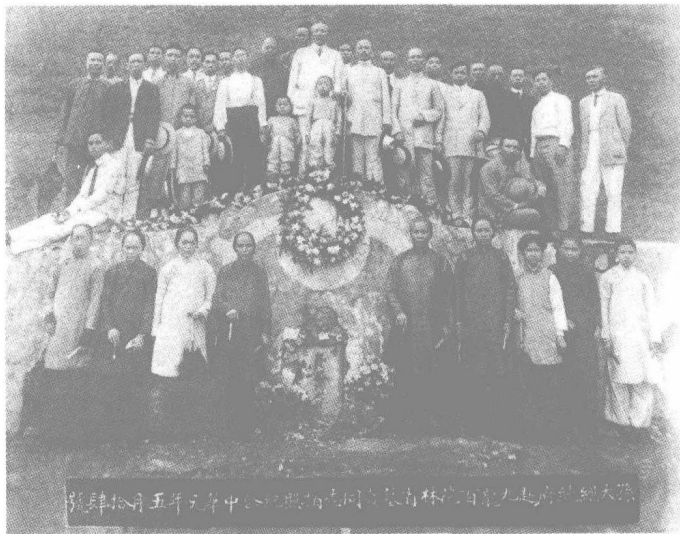
●孫族懇親會紀事
月之十一日,孫族懇親會,假座大石街蕭公館,歡迎中山先生,是日孫族到者,約二百餘人,兩打半鐘,中山先生駕臨,由招待員引入應接室少憩,隨請先生登演說壇,正會長孫崇泰,宣布開會理由,宣布員孫龍光演說,先生答詞後,即茶會拍照而散,宣佈員孫龍光演說詞,

予專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豈不寒心,然則如何改良之,威慑之,光大而維持之,此皆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抑余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孫氏子孫,自南雄珠玑巷,遷來廣東後,散居各處,枝派雖同,毫無聯絡,且生計艱難,智識未開,是亦我族之羞也,先生素持三民主義,今者革命功成,民國設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均已達其目的,惟民生主義尚未發達,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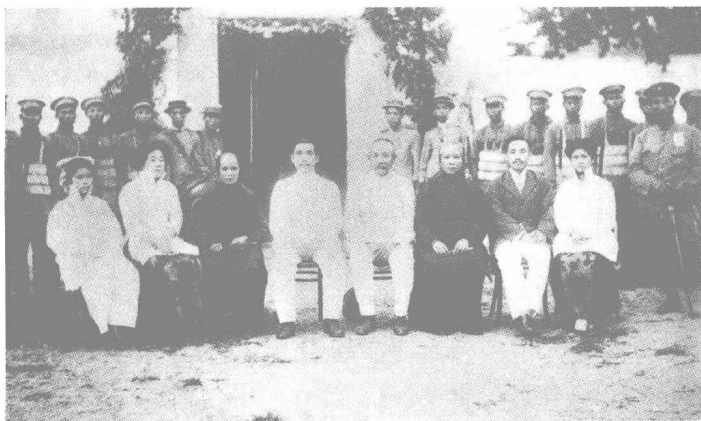
人而已,豈足盡所以待先生之心哉,中山先生答詞,畧謂今日得與我族叔伯兄弟相見,正屬歡喜,惟念四萬萬同胞,皆我之子孫,其始均無所謂民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而血脈之見重,由是家制以起,然此家族亦正好,合無數之家族,而即成爲國家,今者民國成立,政當共和,合諸漢蒙回藏而成一,亦猶是一族,將來推廣其博愛,家連亞洲而聯絡之,豈獨我一族而已哉。(完)

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5月15日第5页的报道

心,以先生之毅力为力,人人以先生为法则,事事以先生为标准,由一中山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中山,即是由一伟人化而为十百千万之伟人。如是,吾孙氏之家族,不更光大而久远耶?此又鄙人希望于君等者也。鄙人愿与君等勉之。若谓今日之欢迎,徒曰崇拜伟人而已,岂足尽所以待先生之心哉?”



1912年5月14日,孙眉、孙谭氏、卢慕贞、陈粹芬、孙科等人与孙大总统府人员在香港祭拜杨氏墓后合影。



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夫妇、孙眉夫妇、孙姪、孙婉等在孙中山故居前合影。

事,通知此前“毫无联络”的“同乡同宗”到广州举行的。孙龙光的演说辞也是事先草拟好的。如能查到这个启事,则可对与会者的来源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孙中山、孙眉偕眷到迳仔萌祖坟祭祖

1912年5月27日,阔别16年之久的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省亲。期间,孙中山曾到迳仔萌^③孙家

中山先生答词略谓:“今日得与我族叔伯昆弟相见,正[甚]属欢喜。惟念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民[氏]族者。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而血[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正[甚]好,合无数之家族,而即成为国家。今者民国成立,政当[尚]共和,合满、汉、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犹是一族。将来推广其博爱,家^①连亚洲而联络之,岂第^②我一族而已哉!”

笔者提示:1. 这份报道表明,参加此次恳亲活动的“孙氏子孙”,是“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的“同乡同宗”,他们“开会欢迎”的是“中山家先生”。孙中山当时也“正属欢喜”地参加了此次与“我族叔伯昆弟相见”的恳亲活动,并与宗亲一起合影留念。2. 就此次活动而言,虽然当时名之为“孙族恳亲会”或“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但当时与会者仅包括其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的“同宗”宗亲,不包括广东境内的其他孙姓。也就是说,这次孙族恳亲活动是祖先自南雄珠玑巷迁入广东后“散居各处”的孙氏宗亲代表之间的一次聚会。3. 会后不久,参加过恳亲活动的广东东莞员头山和上沙乡孙族,收到了广州《民生日报》社专门印制的题为《孙族恳亲会纪事》的新闻传单和题为“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摄影纪念”合照各若干份。4. 此次孙族恳亲会,应是组织者通过报纸刊登启

① “家”字无意义,东莞上沙乡族人保存的《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无此字,此字应是赘排字。

② “第”字无意义,东莞上沙乡族人保存的《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无此字,此字应作“只”字解,或为赘排字。

③ 翠亨村西北0.3公里处一村名。

祖坟祭过祖。1965年8月14日,长沙埔(位于翠亨村西南部)村民甘茂忆述说:

孙中山“做起人”(即当选大总统)后回乡,是从石岐回来的,时在九月重阳节左右,我曾见过他,他在祖宗山坟行走一遭,过几天又走了。^①

笔者提示:1.孙中山于1912年5月27日(阴历四月十一日)回乡,29日离乡北上。1930年冬孙妙茜在王斧访问时即说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一日,曾一度归来”^②。2.孙中山在翠亨村祭拜祖宗山坟的时间应是5月28日一早,是与孙眉夫妇及卢慕贞、孙姪、孙婉一起去的。3.孙家祖坟墓在迳仔萌一带,附近还有一座简陋而破落的孙氏祖祠。4.甘茂是客家人。

孙中山、孙眉偕眷到左埗头孙族祠堂拜伯祖会宗亲

1912年5月28日下午,孙眉夫妇、孙中山夫妇和孙中山的女儿孙姪、孙婉专程前往左埗头村孙族祠堂,拜谒伯祖,探望宗亲,并合影留念。资料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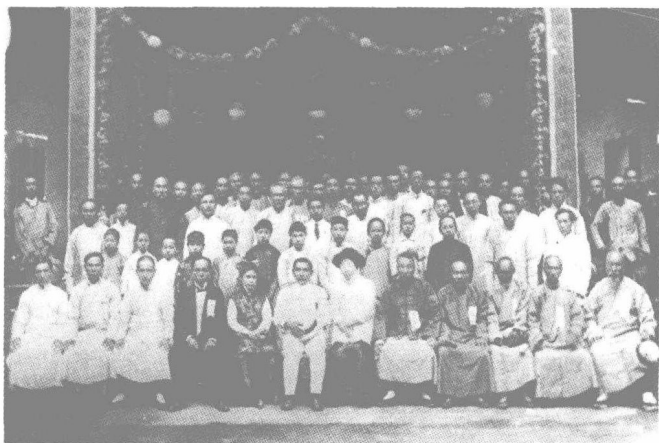
1.1965年10月10日,南荫族人孙锦言(孙中山的房亲)忆述说:

左步^③有个孙锦芳,在唐山是机械总技师,有权威的,带左步叔侄三四百人去唐山做工,都是孙姓居多。孙眉和锦芳是有联系的,孙中山到唐山也拜会过他们,有同乡会的摄影留念。当孙眉、锦芳筹建一所乐南、乐千合作[宗]祠,锦芳答应本人出资兴建,后因地点没商量好,一个坚持左步,一个坚持建于翠亨而作罢。孙中山回翠亨时(1912年)也曾到左步一行,因他不信菩萨,没有拜祖,只是拜会叔侄作摄影留念。^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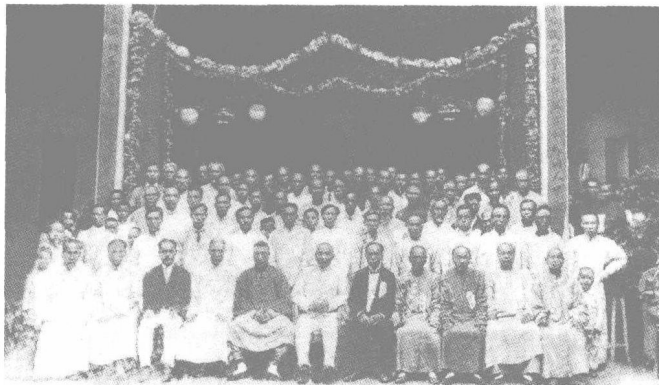
2.1965年10月25日,左埗头族人孙日源忆述说: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坐一乘轿子由30个卫侍队员跟随来左步村,我们在村前沙岗仔欢迎,接着到孙家祠开茶会,由孙文庄主持。我当时13岁,正在读书,也作招呼他的人,他不肯吃饭,开完茶会就走。随后孙眉续至,下午他们的家眷才来,在此饮完酒才回。

左步孙姓是和孙中山的太祖同兄弟的。^⑤



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孙婉与左埗头男女宗亲合影。



1912年5月28日,孙眉与左埗头男宗亲合影。

① 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市政协文史委1996年10月印行,第140页。

② 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载南京《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1931年5月出版。

③ 左步,古名左埗头,今多称左步头或左步。

④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10页。

⑤ 《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59页。